

新中華叢書

屠

文藝彙刊

熊佛西著

戶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原價 G. Y. 2.00

廉價 G. Y. 1.30

標商冊註



上海舊書店
冊數
售價 0.15

(29)	冊數	1
(8235)		
0.25		25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屠

戶

熊佛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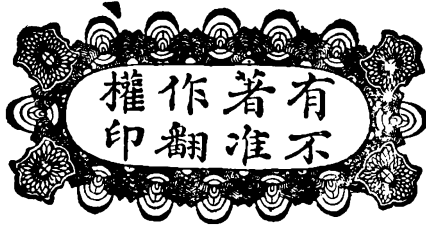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廿四年五月十五日執照警字第四六六二號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五二號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發行
民國廿九年七月再版

文藝 彙刊 屠 戶 (全一冊)



著者 [Redacted] 西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八二二五)(人)

寫劇方法（代序）

此處所說的寫劇方法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

在抽象方面，一個劇本難免不表現一點思想，不論是厭世的或是樂天的。因為一個劇作家有他的人生觀及宇宙觀。雖然他並不存心借着寫劇來宣傳他的思想，但無形中他是一個思想的傳播者。不過在未下筆之前，他必須要有不能不下筆的情感衝動。有了濃厚的情感衝動，然後才可下筆。究竟怎樣下筆呢？這就歸到具體的劇本結構了。

在具體方面，一個劇本應有高明的技術。劇本中的思想是藝術的，這是關乎作家的天才，決不能勉強得來的；然而其中的技術却能用苦工和長久訓練換來的。因為技術是科學的，是機械的，只要肯學是學得會的。

不問材料繁簡，一個劇本必有三部分：頭，身，脚。即使一個獨幕劇，亦必具此三部。頭部，介紹所有的脚色，將他們的關係弄得清清楚楚，令觀眾明瞭你在下面要說的是些什麼；觀眾明瞭之後，自然就會發生興趣，就急於要往下看。所以一個劇本的頭部最要緊的是明晰清楚。身部要有風

波。風波要有意義，要有來路與去路，決不可像偵探小說中無情無理的風波。這種身部的風波普通稱爲「發展」，發展須處處清楚，處處暗示，處處有吸引力！脚部就是劇尾。劇尾要含蓄而有餘味。以上是獨幕劇寫法的大概。三幕劇，四幕劇，五幕劇的寫法都是如此。西洋批評家根據已往名劇分析的結果，將一個劇本的構造分成五個段落：一曰介紹，二曰埋伏，三曰極峯，四曰下落，五曰結束。這亦無非要達到「起承轉合」——「趣味生動」的境地。

法國的文豪大仲馬善於寫小說，不善於寫戲，但是他善於教人寫戲。有一天他的兒子小仲馬問他怎樣寫戲？大仲馬就告訴他說：『第一幕長一點，清楚一點，介紹所有的角色；第二幕發展第一幕裏所說的；第三幕短一點，結束起來；但是處處要有聯絡，處處要有趣味與餘味。』這話非於戲劇有深沉閱歷的人不能道出！

當你寫戲的時候，你必須在腦海中建築一個舞臺，因爲戲是爲演而寫的。在你未下筆前，最好讓劇中人在腦海的舞臺先演給你看，看他們的動作是否生動，看他們的言詞是否得力，看他們彼此的關係是否清晰，看他們從何處來，看他們往那裏去。這是我常用，最穩當的方法。用這種方法寫出來的劇本是沒有不能演的。

戲劇裏的脚色愈少愈好，但不可過少，過少又嫌單調。總之，你第一要注意一個脚色有一個脚色的用處。寫劇時應當問自己：我要這個脚色幹嗎？這個脚色可以省去嗎？這個地方可以加添一個脚色嗎？在每幕劇內最好不要同時有三個以上的脚色對話，因為那足以使觀衆的注意力減少。你的材料要加以剪裁與挑剔。要善於割愛。不要把許多要緊的東西擠在一個戲裏，因為這樣反能妨害劇中的精彩。挑幾個最重要的脚色，表現一個或一段最精彩的思想；否則印象就不深刻。並且須牢牢地記着，劇本是拆得開門得攏的，決不能隨便加減。同時去掉一切不要緊的動作和說明，因為聰明的導演家及演員，自然會隨時隨地的去體貼。

戲劇上的「三一律」是指時間、地點、與動作說的。這三項都要一律。亞里斯多德說劇中的時間不要出太陽的一週（二十四小時）。我以為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可以打破，動作的限制萬萬不可打破。內外的動作應該一致。一個劇本的好壞，就看它的動作是否統一。法國劇作家最遵守三一律。英國的莎士比亞是一個浪漫派的作家，他不受三一律的限制。時間與地點雖不必受限制，但亦要斟酌。同時要顧到劇場的經濟（佈景用費），觀衆衆的經濟（時間開幕和看戲的時間）。

「幕」字有二個解釋：一是指 act，一是指 Curtain。所謂 act 的功用多少偏重於動作方面的統一。所以幕的劃分是應該以動作的段落為標準。每幕應有每幕的動作，全劇又應該只有一個動作。有許多動作是肉眼可以看見的。有許多動作只有「心眼」才能看見。這全靠作者的靈活運用。Curtain 是用在一幕表現終止時拉攏或落下來。這是戲劇中換景換時的一種緊要的程式。但在閉幕的時間內，劇仍然是往下演着，在觀眾的腦子裏連續的演着。在這個期間所表現的動作或劇情是肉眼看不見的。

劇本的長短不在文字多寡，應以表演所佔的時間為標準。普通，獨幕劇的時間是由二十五分鐘到四十五分鐘。多幕劇往往是從兩點半到三點，過長或過短，都能影響演者觀者的經濟與興趣。

有人以為戲劇的價值不如電影的大，一般人大概都承認這是千真萬確的。其實不然。譬如在電影內要表現一個喜馬拉雅山，必須把喜馬拉雅山的照片映演在觀眾面前，觀眾才能相信。這是電影的好處，也是電影的壞處。在舞臺上要觀眾相信有個喜馬拉雅山，在面前不必一定要有個喜馬拉雅山，靠着演員內心的動作，與演述的神情，可以告訴觀眾某處有一座喜馬拉雅山！

假如觀衆肯用「心眼」去看，當然可以領略一座較電影中還要動人的喜馬拉雅山。這樣一來，餘味自然更長，力量也就更大。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比喻罷了。會寫劇的人沒有不會寫電影；會寫電影的人未必會寫劇。因爲舞臺劇的限制較嚴於電影劇；寫舞臺劇是比較受限制的工作；寫電影劇是比較自由的工作。

末了奉勸未來的劇作家：請你千萬小心，不要上了規矩的當；你只可拜會規矩，切不可投降於規矩！寫劇雖不一定要規矩，但你必須知道一切的規矩。

屠戶

(三幕劇本)

人物

王大 年約三十歲的農民。

王二 王大的胞弟，年約二十五歲的農民。

王大嫂 王大的妻子。

王二嫂 王二的妻子。

孔屠戶 著名土豪，年約五十。

巡長 縣衙門的巡警。

小七 小飯館的掌櫃。

吳賴 賭棍。

轉 現在。

地點 某縣城附近的農村。

第一幕

景：土房一間。正中爲大門，左右爲過道。左通王大住所，右通王二住房。此處原爲大屋門進過道，故無陳設，除了一個褪色的方桌合幾個斷腿爛脚的凳子，以外什麼都沒有。

開幕時，王大怒氣填胸，咬牙切齒，使勁的用拳頭在桌上槌道：『這不行！』王二的態度雖比較平和，然而臉上的神色也嚴重得够瞧了。

王二 我說大哥！你不能這樣！

王大 （又向桌上較重的槌了一下） 我就是這樣！你敢把我怎麼樣嗎？

王二 你是大哥，我那敢把你怎麼樣！可是你不能這樣無理！

王大 無理——看看誰無理？

王二 我記得清清楚楚，父親臨死的時候，把這間過道歸給我了！

王大 可是母親臨死的話你都忘了嗎？他老人家不是把這間屋子分給我了嗎？

王二 父親的話可靠些！

王大 父親死在母親前頭，我們應該服從母親的話！

王二 母親是女人，婦人家只會做些針線什麼的，分配家產她們是不懂的！

王大 放屁！母親不會分配家產？

王二 大哥！我告訴你！你不能罵人！

王大 罵了你！怎麼樣？你既可以「說」母親，我就可以罵你！

王二 我那敢「說」母親？我是說父親在世的時候，早已把這十一間房子分好了，——你得東邊五間，我得西邊五間，剩下的這一間過道，不好分，說我小，就給我了。

王大 父親臨死的時候，不是發燒很厲害嗎？那時候的話都是迷迷胡胡不可靠的。

王二 你說父親的話不可靠？那麼誰的話可靠？

王大 母親的話！

王二 父親的話！

王大 放屁！

王二 你才放屁呢！

王大 你……你敢罵我！我揍你！

王二 你揍你揍我，我就揍你！

王大 好好！

（王大正要動手打王二時，王大的妻子。）

王二 你打你打！

大嫂 什麼事？什麼事？

（王大嫂把他們哥兒倆拉開了。）

王大 真把我氣死了！真把我氣死了！

大嫂 什麼事情把你氣成這個樣兒？

王大 他……他這個不懂事的東西，他……他敢罵起我做大哥的來了！這簡直反了天了！沒有

王法了我……我非揍他不可！你別……你別拉着……我……我……

大嫂 得了！得了！他到底是你的兄弟，不是外人，說你幾句又算什麼？（轉向王二）弟弟，你又是爲了什麼？

王二 大嫂！您不知道我受的冤屈！大哥近來對我實在太難了！

大嫂 你是做弟弟的，大哥說你幾句是應該的。也是爲你好。

王二 爸爸媽媽活着的時候沒有罵過我，他現在來罵我，那不成！

王大 罵你？我今天沒有揍你就算好！

大嫂 你就少說一句得了。到底今天又是爲了什麼？還是爲着這間房子嗎？

王大 可不是嗎？他老是一口咬定，說爸爸臨死的時候，把這間房子分給他了！爸爸臨死的時候，你不是在跟前嗎？他說過這話嗎？

大嫂 我記得清清楚楚，爸爸沒有說過。（轉向王二）這就是你不對了，弟弟，你爲什麼爲了這間房子老和哥哥搗麻煩呢？媽媽明明把這間房子分給你哥哥了；就是沒有分給你哥哥，你做弟弟的也應該讓給他。

王二 憑什麼我應該讓給他？

大嫂 因爲他是你的哥哥。

王二 哼！哥哥？

大嫂 哼？哼！『哼』個什麼勁兒？我是你的大嫂，你知道嗎？

王二 我怎麼不知道？我早知道你們倆口子合起來欺侮我，霸佔這間房子！

王大 霸佔這間房子誰？

王二 你們倆口子！

大嫂 弟弟，我告訴你：你不能這樣無法無天的？

王大 讓我來揍他，這孩子非揍不可，

王二 你敢你試試？我到衙門裏去告你！

王大 你到衙門裏去告我？我不敢揍你？你瞧着！

（王大跑過去把王二扭倒，王二翻過身來，又把王大壓在地下，王大嫂見事不佳，走過去幫忙王大，正在這噪雜紛亂的時候，王二嫂提着一筐子青菜由外面進來。）

二嫂 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怎……怎麼你們倆口子合起來打他？

大嫂 二嫂！你回來了正好，他們哥兒倆又打起來了！你趕快把弟弟拉走吧！

（王二嫂將筐子放下，推開王大，把她的丈夫拉在自己後邊。）

王二 好……好……好毒的手！倆口子打我一個！你們來吧！你們來吧！我願意讓你們打死！

王大 我今天沒有揍死你，就算饒了你！

大嫂 弟弟，你可不要亂說啦，什麼倆口子，我可沒有打你！

二嫂 你沒有打他？我明明瞧見你打他一拳頭！你們倆口子究竟幹的什麼玩意兒！

（王二嫂氣勢兇猛的朝着大嫂的胸口推了一掌。）

大嫂 你怎麼啦？難道你也要和我比個高低嗎？好好，老娘就揍你！

（說話間大嫂追過去打了二嫂一個巴掌，二嫂趕過來又打了大嫂一拳頭，於是你一拳頭來，我一巴掌去，滿臺飛跑，最後二嫂將筐內的葱根蒜頭亂扔一陣，大嫂爲禦防起見，急將方桌當作盾牌，同時滿口『不要臉』的大罵。這樣一來更把二嫂弄急了，於是將筐內的芝蔴醬抓了一手抹去，恰抹在大嫂的臉上，好不難看，正在這沒可奈何的時候，土豪孔屠戶上。他長得胖矮的身材，深凹的眼珠，魚鈎似的鼻子，滿臉的兜腮鬍。無論到什麼地方，他老是離不開一個紅布包袱和那桿旱煙袋。）

屠戶 嚟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王大 孔大爺，您來得正好，她們倆簡直不成樣兒了！

屠戶 嚶！這又是爲了什麼呢？快去洗洗臉吧！好難看，弄得一臉的！是什麼著？芝麻醬吧？怪可惜了！

兒的！王二嫂！你快過來，把菓子扶起來！這是何苦呢？究竟你們爲了什麼？

王二 先是他們倆口子合起來打我！

大嫂 不成！我今天非和這婆娘拼命不可！

二嫂 拼命就拼命來吧！好不要臉的東西！

大嫂 我不要臉？我那一點不要臉？你說！你說！

屠戶 得了！得了！兩邊都不要說了。妯娌間不是外人，沒有什麼說不清楚的。好了！好了！王二，把你

的媳婦帶到裏面去吧！

王二 是的，孔大爺。可是今天真把我氣壞了！

屠戶 沒有什麼。都不是外人。自己的哥哥嫂嫂說你幾句又算什麼呢？

二嫂 哼！哥哥嫂嫂配嗎？不要臉的東西！

屠戶 得了！得了！

王大 你再說！我又要揍你！

二嫂 你揍！你揍！

屠戶 走吧！走吧！不准再開口了。

（王二與他的妻子向右下。）

王大 好潑的娘們！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厲害的女人！

屠戶 可不是嗎？你這位弟媳婦真够厲害了！

大嫂 今天得虧您來了，孔大爺。您請坐吧。我得進去洗臉了。簡直不像人樣兒了。

屠戶 你臉上是什麼着？都是芝麻醬嗎？

大嫂 可不是嗎？身上臉上都是的。都是那個不要臉的東西抹的！

屠戶 真是怪可惜了兒的！我想你去好好的把它刮下來！還可以吃的！

（王二復上，站在右邊門口。）

王大爺，請您過來，我有話跟您說。

屠戶 是的。

（屠戶走過去與王二輕輕的說話。王大嫂往左下。王二說完話亦下。）

屠戶 我以為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原來說了幾句廢話！

王大 我今天真是受氣了！

屠戶 想法出氣呀？

王大 當時我恨不得一拳頭把他揍死！

屠戶 可惜你沒有那樣做，要是你真痛痛快快的揍了他一頓，倒沒有事了，你信不？就是這樣的賤骨頭呀！你們究竟爲了什麼打起來的？

王大 還不是爲了這間屋子？

屠戶 又是爲了這間屋子？

王大 可不是嗎？這間屋子我母親明明分給我了，他硬一口咬定說是父親分給他的！

屠戶 他真胡鬧！這間房子你媽明明分給你了！這事我知道的嚟！

王大 他一定說分給他了！您看怎麼辦？

屠戶 你自己看怎麼辦？

王大 我想這事還得費您的心，去向我兄弟說說，說您親耳聽見我母親把這間房子分給我了。

（屠戶突然發見地下有許多破斷的葱根蒜頭，即忙拾了起來，從褲帶上抽下一條毛巾包上。）

屠戶 這，你們都不要了的吧？糟踢了怪可惜了兒的。

王大 孔大爺要，停回兒可以帶去。您可以去向我兄弟說說嗎？

屠戶 我倒可以去說，不過他未必肯信我的話。因為這會兒他正在氣頭上。

（屠戶突然鑽到桌子底下去，把王大嚇了一跳，原來桌下還有一個大蒜頭。）

屠戶 這都怪可惜了兒的。

王大 那麼請問孔大爺我應該怎麼辦？

屠戶 照我看頂妥當的辦法是打官司！到衙門裏去告他！這是最好的辦法！

王大 我早就想走這條路。

屠戶 你既然想走這條路，爲什麼不走呢？

王大 您不知道我的困難。

屠戶 你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幫忙呀！

王大 事情鬧到衙門裏去，第一要花錢。我已經欠了一身的債。

屠戶 對了，不是你提及，我倒忘了：你有一筆款子今天滿期了！

屠戶 解開包袱，裏面有一本賬簿及五六十個摺子，檢了一個出來打，開給王大看。）
你瞧，這筆不是今天滿期了嗎？

王大 我不識字。彷彿記得有一筆是今天滿期了。一共多少呀？

屠戶 原本是六塊，這上頭說三個月還十二塊，今天剛剛三個月，連本帶利一共十二塊。

王大 還得請您再待三個月！

屠戶 可是再過三個月，連本帶利你得還二十四塊？

王大 好罷。只求您再通融三個月。

屠戶 再到期，你可不能不還？

王大 一定本利歸還。

屠戶 把包袱裏的毛筆墨盒拿了出來，在摺子上寫了幾筆，然後把筆交給王大。）
你在這兒畫一個十字。

(王大畫了十字。)

屠戶 你究竟想不想打官司呢？

王大 要打也沒有什麼不可。就是錢太困難。

屠戶 只要你打官司，我可以再借給你二十塊錢。

王大 就是有了錢，過堂的時候沒有中人，這官司恐怕也要輸吧？

屠戶 我可以到衙門裏去做證人。

王大 真的嗎？

屠戶 過堂的時候我一定這樣說：我親耳聽見你母親把這間房子分給你了！

王大 您真肯這樣說嗎？這好極了！我這官司一定贏！那麼就請您借給我二十塊錢？

屠戶 好。可是這筆款子的利息要加倍。

王大 多少呢？

屠戶 三個月後連本帶利你得還我六十塊。

王大 那有這麼重的利息？

屠戶 你嫌重，我還借不來呢？我自己並沒有錢放債，你向我借，我還得去向別人借呢。既然你嫌利息重了，就算了吧，你的官司也就不必打了！

（大嫂上。）

大嫂 孔大爺還沒有走嗎？

屠戶 我就要走了。（抽煙）怎麼樣？官司究竟打不打？

大嫂 怎麼啦？打官司？告誰呀？

王大 告兄弟。告他霸佔產業！

大嫂 這個主意好極了。是誰想出來的？

王大 孔大爺。並且他老人家還願意再借給我們二十塊錢。

大嫂 這更好。那麼咱們就到衙門裏去告他們倆個東西，我的氣現在還沒消啦！

王大 可是孔大爺要很重的利錢，三個月二十塊得還六十塊！

大嫂 管它，只要官司贏了，出了這口氣，就是還六百塊都願意！

屠戶 大嫂這話真是一點兒不錯。別的都事小，受氣可事大！什麼都受得了，就是氣受不了！天下

那有兄弟打哥哥，弟媳打嫂嫂的道理！真是太不成話了！

大嫂 說的是啦。非告這孩子出不了我這口氣！

屠戶 王大，究竟怎麼樣？倘要打官司，我就得去替你張羅錢？

王大 這口氣實在忍不下去？打官司又怕人家笑話？

大嫂 這有什麼笑話呢？咱們這村裏打官司的多着啦！

屠戶 可不是嗎？請你快拿定主意吧。我要走了。

王大 我想還是不鬧到衙門裏去的好，不要讓人家說我們父母死了不久，弟兄們就打起官司來。最好，孔大爺，還是費您的心，去向我兄弟說說。

屠戶 怎麼說法？

王大 叫他把這間房子讓給我得了。這樣使我的面子好看些。只要他肯給我面子，什麼都好說了。

屠戶 好吧，我去說說看，恐怕不容易說得通。那麼我到他們裏院去坐一會兒。

王大 好。謝謝孔大爺。倘若我們弟兄能夠和好起來，再向您磕頭！

（屠戶正要進去，王二夫婦却出來了。王大夫婦卽下。）
 屠戶 剛好，我正要去找你們！

王二 怎麼樣？我大哥可以把這間房子讓給我嗎？

屠戶 你這個大哥真不是東西！

王二 怎麼啦？

屠戶 我把你的意思都告訴他了！說剛才和他衝突是因為一時的氣，請他不要見怪，現在你願意向他陪罪，只求他不要見怪！

王二 他怎麼說？

屠戶 你說他怎麼說？——他說他要到縣衙門裏去告你！告你霸佔房產！

二嫂 怎麼他要去打官司嗎？

屠戶 可不是嗎？真是混賬極了！

二嫂 打官司就打官司！

王二 這話是真的嗎，孔大爺？

屠戶 誰還騙你嗎？奇怪，你怎麼會有這樣一個混賬的大哥！

王二 這間房子的確我父親在臨死的時候分給我了！村裏有許多人知道！

屠戶 我也知道。

王二 那麼，您看，孔大爺，我現在應該怎樣辦？

屠戶 照我看呀，一不做二不休，幹就來他一個痛快！他既然要到衙門裏去告你，你何不先去告他呢？

二嫂 對，孔大爺這話對極了！咱們倒不如先去告他！告他霸佔祖業！

王二 對，就是這個主意！可是打官司要花不少的錢吧？

屠戶 不要緊，錢我可以去替你借。你要多少，我借給你多少。

王二 真是叫您費事了！我們現在就去託人做個狀子！

二嫂 就請孔大爺替咱們做一個不好嗎？

屠戶 這我可不成。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玩意兒。你們還是進城去找獨眼龍吧，他專門替人幹這一套。

二嫂 好，咱們去拾搭拾搭。現在就進城。

屠戶 對了，愈快愈好。我回家去替你們張羅錢。

王二 好，回頭見吧，孔大爺。

（王二與妻往右下。屠戶下而復上，對自己笑了，很得意的走入左門，片刻與王大同上。）

屠戶 我沒有什麼話給你說，我就是要告訴你，你的老二實在太混賬了！

王大 他說了些什麼？

屠戶 他說要到衙門裏去告你！

王大 哦？他要去告我？

屠戶 可不是嗎？我什麼話都勸他了，他不聽，他非去告你不可！

王大 他爲什麼要告我，他說了嗎？

屠戶 這你就不用問了他！真該死！我都說不出口了！

王大 他說什麼？請您告訴我！我好防備他！

屠戶 他說……他說……

王大 他說什麼呀？

屠戶 嚶啲啲！該死該死！我簡直說不出口來！

王大 他說我什麼呀？不要緊，您儘管說！

屠戶 他打算去告你兩大罪狀：第一他告你霸佔祖業！

王大 這個我不怕他！有您替我做中人，明明是他霸佔我的祖業！第二呢？

屠戶 最該死的是第二個罪狀！

王大 是什麼快說！

屠戶 他告你調戲他的媳婦！

王大 什麼呀！

屠戶 他說你調戲他的媳婦！他要他的媳婦自己到縣衙門裏去對證！

王大 該死該死！真正該死！他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了！這真要把我氣死了！這真要把我氣死了！

（王大急得只是抓頭蹬脚。王大嫂上。）

大嫂 又是什麼事情？

王大 反天了！他這個該死的東西！他要去告咱們了！

大嫂 他去告咱們什麼！

王大 嚟啲啲，我自己都說不出口了！

大嫂 究竟什麼事！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屠戶 你還是告訴大嫂吧，好教她替你想個辦法！

王大 他……他……這個該死的東西，他……他說我……

大嫂 他說你什麼啦？快說呀！

王大 他說我調戲他的媳婦！……你說他該死不該死？

大嫂 哦？

屠戶 你有什麼辦法嗎，大嫂？

王大 倘若他拿這種理由到衙門裏去告我，我的官司一定輸！

大嫂 我看不見得！

王大 怎麼啦？

大嫂 難道你不會想出別的理由來告他嗎？

屠戶 對呀！

王大 我實在想不出別的理由！

大嫂 他可以告你調戲他的媳婦，難道你不會告他調戲你的媳婦嗎？

屠戶 對呀，這不是頂好的法子嗎？

王大 可是……

大嫂 我自己也到衙門裏去對證！

屠戶 這簡直太好了！你們的官司一定贏！

王大 既是這樣，咱們就預備打官司吧！孔大爺，還是請您借我二十塊錢！

屠戶 可是以三個月爲限，利息照本加兩倍！

王大 您怎麼說，就怎麼好罷！

屠戶 那麼我現在回去預備錢，預備好了，一會兒替你們送過來。好，回頭見。

（屠戶取了包袱和剛才從地下拾起來的蔥根蒜頭往外走，走到門口，忽然回轉頭。）

王大 您沒有落掉什麼東西吧？

屠戶 大嫂，你剛才括下來的芝蔴醬都還留着啦嗎？

大嫂 我都洗了！

屠戶 都洗了？真是怪可惜了兒的！真是怪可惜了的……

(幕)

第二幕

景：縣衙門附近的茶酒店。舞臺佈為左右二間，左間是天棚，棚下擺有茶桌及小凳。右間是爐灶處，擺着開水壺及廚房裏應有的傢伙。還有一個磨舊的長方桌，上面放着一個鴿窠式的架子，架子上放着些雜具，例如杯盤、碟、碗、鹹菜、瓜子、花生之類。最後有一門通裏面旅客們留宿的小房間。

開幕時，是早晨，小店的掌櫃小七，正在洗刷傢伙，孔屠戶挾着包袱含着煙袋由外上。

小七 孔大爺，您今天幹嗎這麼早？

屠戶 太陽已經出來兩丈了，還早嗎？從王家村來的那個傢伙起來了嗎？

小七 昨晚這兒又有賭，我們一宵沒有睡。

屠戶 王大也賭了嗎？

小七 王大沒有賭。

屠戶 誰輸了？

小七 吳賴輸了。

屠戶 又是吳賴輸了？怎樣這孩子老是輸？

小七 可不是麼？我勸你還是少借錢給他吧。他昨晚又在問您上這兒來了沒有。

屠戶 問我幹嗎？

小七 您說還有別的吗？還不是盼望您再借給他幾個！

屠戶 我今天倒想再借給他兩塊錢，可是……

小七 那麼他還可以撈本！我去叫他來！

屠戶 慢點！

小七 怎麼啦？

屠戶 王大起來了沒有？

小七 沒有。聽說他們弟兄倆是進城打官司的，王大告訴我您很幫他忙，真的嗎？

屠戶 他們弟兄倆簡直鬧得不成樣兒了，我早就勸他們不要打官司，他們不聽，他們一定要來這麼一下，這也好，可以多替你做點買賣！

小七 這倒是的，您啦。

屠戶 這你應該謝謝我。王大本來要住到獨眼龍那邊去，我說：『不，你應該住到小七那邊去，他那邊離衙門近，又寬暢，價錢又公道！』所以他才住到你這邊來！

小七 多承您關照，孔大爺！您吃點什麼嗎？

屠戶 不吃什麼。你替我泡壺白開來！

小七 我替您泡壺香片吧？

屠戶 香片多少錢？

小七 和龍井一樣，都是八枚。我替您來一壺吧？

屠戶 要不要，我向來不歡喜喝香片！

小七 您不歡喜香片，那麼替您來一壺龍井，好不好？

屠戶 要不要，我最討厭龍井！你還是乾脆替我來一壺白開吧！

小七 不要緊，您還是來一壺香片吧，不敢多算您的錢。

屠戶 你賣別人是八枚，我呢，幾枚？

小七 這好說，您啦。您不給錢也不要緊。

屠戶 那麼你替我泡一壺龍井吧！我替你介紹了這麼些買賣，你也應該孝敬孝敬我！（冷笑）

小七 沒有什麼。這是應該的。

（小七送上茶來，屠戶一面喝茶，一面把包袱打開，口裏喃喃的，檢查所有的放款摺子。）

屠戶 你進去叫吳賴來，小七！

小七 是的，您啦，我進去看看他起來了沒有。

（小七下。孔屠戶走近放鹹菜的桌子，看着上面有幾碟子花生仁，他吃了幾個，又抓了幾把放入袋內。正在這個當兒，吳賴從裏面故意打了一個大呵欠，伸着懶腰出來。）

屠戶 你怎麼啦？

吳賴 不怎麼。您在這兒幹嗎呀，孔大爺？

屠戶 沒有幹什麼？小七這店裏的耗子真多，剛才好幾個耗子在這兒偷小七的鹹菜吃！不是我趕得快，通統都要吃完了呢！

吳賴 不是偷鹹菜，恐怕是偷花生仁吧？

屠戶 我只看見偷鹹菜，沒有看見偷花生仁！

吳賴 我在裏面就瞧見了！

屠戶 你這孩子！你有千里眼呀？在裏面就瞧見了？

吳賴 您啦不要發恨，就算我沒有瞧見得了！聽說您叫我，孔大爺？

屠戶 你沒有瞧見幹嗎瞎說？

吳賴 我下次不敢了。請孔大爺不要生氣。您叫我什麼事，孔大爺？

屠戶 你有一筆款子今天到期了！

吳賴 這還得求孔大爺寬容幾天。

屠戶 不行！

吳賴 我連吃的錢都沒有了！

屠戶 那麼你還賭？

吳賴 我賭錢也是想撈幾個。

屠戶 不行！你今天非還我的錢不可！

吳賴 我實在沒有錢！還得求孔大爺想個法兒？

屠戶 我有什麼法兒？你的媳婦不是年紀很輕嗎？

吳賴 我的媳婦雖是年紀輕，可是她不會作什麼事，也賺不了錢，還得我養着她。

屠戶 這種媳婦你要她幹嗎？

吳賴 不要她又怎麼樣呢？

屠戶 你不會賣掉她嗎？

吳賴 賣掉她？這……這我可沒有想到。

屠戶 祇要你肯賣，我可以替你介紹，你想賣嗎？

吳賴 這個——這個——我……我不幹！

屠戶 很可以賣些錢啦！你這會兒不是連吃的錢都沒有了嗎？

吳賴 可以賣多少錢？

屠戶 你的媳婦，我想，至少可以賣八十塊錢。賣不賣？

吳賴 我不賣。我想還是不賣。我的媳婦待我很好。人雖窮，我不能幹這埋昧良心的事情！我不幹！

屠戶 爲什麼不賣呢？你瞧，大洋八十塊，除了還清我的三十元，你還有五十塊，很可以大賭一下！

吳賴 孔大爺！您是什麼意思？憑空要我賣媳婦？

屠戶 不瞞你說，早就有人看上你的媳婦了！人家拜托我好幾次！

吳賴 什麼！有人看上我的媳婦了？那……那我更不賣了！

屠戶 爲什麼？

吳賴 不爲什麼！

屠戶 那麼你還我的錢！

吳賴 只好求孔大爺通融幾天。

屠戶 不行！今天非還不可！

吳賴 我實在沒有，怎麼辦呢？

屠戶 我要剝你的皮！快把大褂（或棉袍）脫下來！

吳賴 我這件大褂，破成這個樣兒了，值不了三五個大！

屠戶 不管這些，快脫下來！馬上替我脫下來！

吳賴 我裏面沒有別的衣服！

屠戶 我要你脫下來，聽見沒有？

吳賴 好罷。您要我脫，我那敢不脫呢？可是您拿去值不了幾個大！

（吳賴將大褂（或棉袍）脫下，屠戶從他手中奪了過去。）

吳賴 孔大爺，求您還是把那一件大褂給還我吧，（倘在冬天表演在此可以「加上這樣冷的

天氣」）光着膀子，我實在受不了！

屠戶 你才知道受不了吧？

吳賴 我實在受不了了，孔大爺！我向您請安，給您磕頭。

（吳賴一面說，一面向屠戶請安，磕頭。）

屠戶 你還聽不聽我的話？

吳賴 那敢不聽孔大爺的話？

屠戶 那麼我叫你賣媳婦，你爲什麼不賣？

吳賴 您不知道，孔大爺，我媳婦待我很好，她又可憐，我實在不忍賣她！

屠戶 我現在要你替我幹件事，你願意嗎？

吳賴 不管什麼事情，我都願意。

屠戶 倘若你替我把這件事情幹好了，我不但這個月不追你的賬，並且還願意再借給你幾塊錢。

吳賴 什麼事情，孔大爺？請您告訴我，我馬上就去幹！

（屠戶把大褂（或棉袍）還給吳賴穿上。）

屠戶 可是要守祕密！你決不可告訴別人！

吳賴 告訴別人了，我願意受罰！

屠戶 你認識在這兒打官司的王大嗎？

吳賴 我見過他，他不認識我。

屠戶 那更好。

吳賴 聽說他們弟兄倆爲了不大「一丁顛點兒」的事情打官司？這就不用提了！現在我要你去幹這樣一件事情——

屠戶 （此時屠戶與吳賴作耳語。首先吳賴極爲驚異，最後點頭表示同意。）
你能替我馬上辦到嗎？

吳賴 這很容易辦到。

屠戶 衣服借得到嗎？

吳賴 這事您就放心得了，交給我準沒有錯兒。

屠戶 我先給您兩塊錢，待事情成功了，我再重重的謝你。

（屠戶交了兩塊錢給吳賴。）

吳賴 那麼現在我就去了？

屠戶 慢點。（屠戶由袋內取出一張拘票交給吳賴）這是一張拘票，沒有這個玩藝兒，他不肯

信。

吳賴 好。待一回兒您準不認識我！我去了，孔大爺！

屠戶 快去快來！

吳賴 說話就來在對面茶館裏就可以借到衣服！

（吳賴下。王大從裏面出來。）

王大 孔大爺！怎麼樣子遞進去好幾天還沒有消息？

屠戶 說的是呀！我比你還着急呢！這事恐怕鬧糟了！

王大 怎麼糟了？

屠戶 聽說衙門裏要逮人了！

王大 逮人逮誰呀？

屠戶 當然不是你，就是王二囉！

王大 真奇怪，怎麼衙門裏一次也沒有審問，就開始逮人？

屠戶 恐怕王二化錢運動了吧？

王大 他不見得有錢運動！

屠戶 聽說他把五間房子通統押了！

王大 哦！有這麼一回事嗎？

（小七上。提着開水壺，替孔屠戶泡了水。）

屠戶 王大！恐怕你也得想個法兒才好？

小七 您吃什麼嗎，孔大爺？

屠戶 不吃什麼。

小七 我替您來一碟花生仁吧？

屠戶 不要！我自己帶了不少的花生仁來！你瞧！

（屠戶從袋內取了一把花生仁給小七看。）

小七 ……………

屠戶 王大，你也嘗點我的花生仁不？

王大 我沒有心腸吃！

屠戶 不要着急呀！事情總有法兒解決！

王大 還得求孔大爺替我想個主意才好！

（此時吳賴穿着巡警制服，戴着墨晶眼鏡，黏着假鬍子，手上拿着一根粗繩子和一張拘票上。他說話的聲音略有變換。）

吳賴 小七！不是有個王大住在你們這兒嗎？

小七 有的，您是幹嗎的呀？

吳賴 我是衙門裏派來逮人的。我這裏有拘票。

王大 糟了？

屠戶 你不要作聲，讓我來對付他！

吳賴 你不是王大嗎？

屠戶 不是不是他！不是王大！

吳賴 他是王大罷？

（吳賴走過去要用繩子綁王大，嚇得王大往後躲發抖。）

王大 孔大爺！請您……請您……

屠戶 請您慢點動手！您認識我嗎？

吳賴 您……您不是孔大爺嗎？

屠戶 對了。所以都是熟人，有什麼事情儘可以好說。

吳賴 我也不敢瞞着孔大爺，聽說王大犯的這件案子很不小，衙門裏今天非要人不可！

屠戶 究竟爲了什麼，你知道麼？

吳賴 聽說是爲什麼霸佔房產，姦淫良家婦女什麼的？究竟爲了什麼我也說不上。可是我今天

非把人逮走不可！

（吳賴說畢，又過去綁王大，屠戶用手擋住。）

屠戶 慢點，咱們都是熟人，有什麼都可以說得清楚的。請到對過茶館裏坐一會兒吧？走罷走罷！

都是熟人，沒有什麼！哈哈……

（屠戶推着吳賴下，吳賴回轉頭來向小七說）

吳賴 小七！你不要放走了王大！放走了他你這個小店就開不成！你知道嗎？

(屠戶與吳賴下)

小七 這傢伙真厲害！這是那兒來的這麼一個野孩子？

王大 怎麼？你也不認識他嗎？

小七 在衙門裏當差的爺們那個我不認識？就是不認識剛來的這孩子！

王大 他的聲音彷彿有點熟習似的？

小七 對了，他的聲音倒很熟習，就是從來沒有見過他！我倒要問你，王大，你究竟爲什麼要同你

兄弟打官司？

王大 小七，這就不用提了！

小七 聽說是爲了一點點的產業——一間破房子？這很值不得弟兄破了臉來打官司呀？

王大 你不知道這裏面的緣故，說起來可長着啦！你替我算算賬吧，我要走了！

小七 怎麼？你這回兒要走了？

王大 衙門裏要逮我，我還不走？

小七 不行，你決不能從我這兒逃走！好像伙，這會兒你走了，停會兒我怎麼交代呀！

王大 怎麼，小七？你爲什麼不讓我走？

小七 你要走了，我這小店就開不成！

王大 有這麼厲害呀？

小七 剛才你沒有聽見那個巡警說嗎？把你交給我，你知道嗎？

王大 我偏要走！

（王大要走，小七拉住他。）

小七 不行！不行！

（屠戶與吳賴上。）

吳賴 幹什麼！幹什麼！你們幹什麼？

小七 王大要逃走！

吳賴 逃走？你逃走了，我怎麼到衙門裏去交代？

屠戶 請您到裏面去坐一會兒吧，這事就交給我得了！小七，你同這位巡警先生到裏面去泡壺

茶吧，我這兒還有不少的花生仁啦！

小七 就在我這兒拿一碟花生仁得了。

屠戶 不要不要！我自己帶來的比你的脆，比你的香。

（屠戶由袋內抓了兩把花生仁給小七。）

吳賴 孔大爺，您就不用客氣吧？

屠戶 沒有什麼。都是自己人。請到裏面歇一會兒吧。

吳賴 請孔大爺千萬不要放走了王大！

屠戶 包在我身上得了，王大決走不了，您放心上裏面歇着吧！

（小七引着吳賴入內。）

王大 孔大爺，真糟了，這怎麼辦？

屠戶 你不用着急，已經有辦法了！

王大 有什麼辦法了？他可以不逮人嗎？

屠戶 可以。只要你肯花三十塊錢！

王大 幹嗎？

屠戶 運動他呀！

王大 三十塊錢？我那有這種力量呀？

屠戶 你嫌多了嗎？原先他要一百塊，好容易才和他減到三十塊錢，這都是我的面子！

王大 這會兒就是要我王大的命，也拿不出三十塊錢來！還是求您說個人情吧？我求您，孔大爺！
屠戶 只要你願意，我什麼都替你預備好了。錢我可以替你付，只要你在這張契約上畫個押。

（屠戶從袋內取出一張契約叫王大畫押。）

王大 這是什麼玩意兒，孔大爺？

屠戶 這上面說你把你的五間房子押給我了，押三十塊錢，以一個月為限，過期我佔房！

王大 這不行！這不行！我祇有這五間房子，這就是我的命！不行！不管怎樣都不行！

屠戶 不行？那麼你準備坐監吧！好，我費了多大的勁兒，好容易替你運動好了，這會兒你又翻了？

好吧！你就準備坐監吧！我才懶管你這種閒事啦！

王大 還求孔大爺爲我設法才好！

屠戶 你既不聽我的話，我有什麼法兒？還是準備坐監吧！

王大 別的事情我都可以聽您的話，只有押房子的事情我不能够！我只有這五間房！

屠戶 好吧，你「不能够」吧！我姓孔的也不勉強你！我現在要走了！我要叫他出來，把你交給他！

（屠戶欲入內，王大拉住他，哭泣，最後跪下。）

王大 我求您孔大爺！我求您孔大爺！我求您做點好事吧！

屠戶 那麼你在這張契約上畫個押呀！

王大 這個我實在不能够！還求您……還求您做點好……好事吧！我……給您給您磕頭！

屠戶 你叫我做好事替我磕頭有什麼用呢？人家要逮你走，我又有什麼辦法叫人家不逮呢？

吳賴 （在裏面）孔大爺！怎麼樣了？我還是把人逮走吧？

屠戶 你聽見沒有？我還是叫他出來把你逮走吧？

王大 我求您！我求您！我再給您磕頭！

屠戶 那麼你在這張契約上畫個押呀！

王大 孔大爺，並不是我不畫押，實在是我這五間房押了，我一家子住到那裏去呢？

屠戶 你這孩子真傻，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應有的手續罷了，你把房子押給我了，你照樣可以住

下去呀！

王大 到期了，您還可以讓我住下去嗎？

屠戶 這有什麼不可呢？我們又不是外人，從前我同你父親都是好朋友。我其所以要你的房子做抵押，不過是想你早點還錢罷了！難道我真眼紅你那幾間「寶貝」房子嗎？

王大 真的您不要我的房子嗎？

屠戶 我還會騙你嗎？站起來吧！在這面畫一個十字就成了！

（王大起來。屠戶拉着他的手在契約上畫了一個十字。）

王大 成了嗎？

屠戶 成了成了。現在沒有事了，你趕快回去吧！你的媳婦呢？

王大 她昨天就回去了。我這場官司就算完了嗎？

屠戶 現在什麼都完了！

王大 我兄弟呢？

屠戶 他的事情還早着啦。聽說衙門裏也要逮他！

王大 幹嗎要逮他？

屠戶 這你就用不着問了！你趕快走吧！

王大 您幹嗎催促我走呢？

屠戶 你不走，這個巡警怎樣回到衙門裏去交代呢？快走！快走！

王大 不行！我還得進去拿我那個小被子！

屠戶 得了吧！還要個什麼小被子！命還保不了呢！快走吧！

（屠戶推着王大下。）

屠戶 小七！

（小七上。）

小七 什麼事情孔大爺！

屠戶 把那個巡警叫出來！

小七 什麼「鳥」的巡警！騙誰還不是吳賴假裝的嗎？他媽的裝得真像！吳賴！快出來！不要裝孫子了吧！

(吳賴上。)

吳賴 孔大爺，怎麼樣？成功了沒有？

屠戶 倒是成功了！

吳賴 您瞧瞧我化裝的本領怎麼樣？

屠戶 倒很好，可是……

小七 全靠那副墨晶眼鏡！

吳賴 這點假鬍子也不錯呀！

屠戶 不管你的化裝本領怎樣好，還得扣你兩塊錢！我本來說給你五塊錢，現在只能給你三塊！

吳賴 爲什麼？

屠戶 論叫你告訴小七？我不是叫你保守秘密誰都不要告訴嗎？

吳賴 這不是我告訴他的是小七自己看出來的！您可以問他！

小七 孔大爺，這不能怪吳賴的，確是我看出來的！

屠戶 不管怎麼樣，我要扣你兩塊錢！

吳賴 您簡直……：

屠戶 不扣錢也行，可是你還得替我做一件同樣的事情。

吳賴 同樣的事情？

屠戶 王大的兄弟住在間壁小店裏，咱們也去同他開一個同樣的玩笑！

吳賴 我不幹！

屠戶 爲什麼不幹？

吳賴 這事大缺德了！

小七 對了，不要幹，這事真缺德！簡直缺透了！將來一定絕子絕孫！

屠戶 我再給你兩塊錢，怎麼樣？

小七 也別幹！

吳賴 對了，那我也不幹！

屠戶 好吧，你不幹！我可以找別人幹！有的是人幹，這個年頭！你這孩子！你難不到我！你替我小心點！我走了！

吳賴 孔大爺，可是您不能這樣走？

屠戶 爲什麼？

吳賴 您答允給我五塊錢，可是您只給我兩塊了！

屠戶 你還要幾塊？

吳賴 至少還請您給我兩塊！

屠戶 好吧！

（屠戶從容不迫的打了吳賴兩個耳光，並說道：「這一塊！這一塊！」然後挾着包袱下。）

吳賴 這個老渾蛋！

小七 他比殺豬的還厲害萬倍！他媽的，他簡直是閻王嚙！你幹嗎不揍他！

吳賴 我那敢揍他？慢說我不敢，就是誰也不敢！這附近五十里以內的人誰不怕他？誰不恨他？可

是誰敢揍他？

小七 他媽的，這世界簡直沒有王法了！讓我來揍他！打死他媽的！至多一命抵一命！

吳賴 這老東西真够刻了！去年他借給我四塊錢，到現在他說連本帶利已經到二十多塊了！我

不知道這是不是閻王賬！

小七 這是『人肉利息』你知道嗎？比閻王賬還要高十倍！

吳賴 可是他自己還是一個小偷呢？剛才我聽見他偷你的花生仁！

小七 這老東西真够渾了！咱們到衙門裏去告他，怎麼樣？

吳賴 你敢嗎？

小七 我小七在江潮上混了二十多年，向來是替人打抱不平的！儘管告他！怕個什麼勁兒！

吳賴 他在衙門裏很有勢力！像咱們這些窮孩子未必告得了他？

小七 告不了他，咱們就揍死他！誰向着他，咱們就揍死誰！

吳賴 這麼一來，事情可就鬧大了！

小七 鬧大了就鬧大了，怕個什麼勁兒！咱們反正人一個命一條！至多一命抵一命！

吳賴 我不幹！我要闖出禍來了，我的媳婦怎麼活呀？

小七 哼！你要不下手幹他！他却要幹你，一定逼着你賣媳婦！前天他已經露了口氣，說是有人看

中了你的媳婦！

吳賴 哦！難怪他剛才勸我賣媳婦呢！這老東西太渾蛋了！

小七 走！咱們告他去！聯合所有受他騙的人告他去！告不了他，咱們揍他去！

第三幕

景：——與第一幕同。開幕時王大嫂和王二嫂還在爭吵。王二嫂拿了一張椅子向舞臺的中心重重的放下，很生氣的坐在上面。

二嫂 在官司沒有打完以前，看看誰敢說這間房子不是我的！

（王大嫂亦照樣的搬了一張椅子與二嫂並列坐下。）

大嫂 在衙門裏沒有判斷以前，看看誰敢說這間屋子不是我的！

二嫂 不要臉！

大嫂 你才不要臉呢！

二嫂 你罵誰？

大嫂 你罵誰？

二嫂 我罵你！

（幕）

大嫂 我也罵你！

二嫂 我揍你！

（二嫂站起來打了大嫂一個耳光，大嫂亦順手回敬二嫂一個耳光，并說道：「我也揍你」）

兩人正要椅子砸了過去，孔屠戶駝着背挾着包袱上。）

屠戶 慢點！不用打了！

（屠戶把他們扯開了。）

二嫂 孔大爺我們的官司究竟打的怎麼樣了？

大嫂 請您快告訴我們吧！

屠戶 王大王二沒有告訴你們嗎？

二嫂 他們還沒有回來！

大嫂 到底怎麼樣了，孔大爺！

屠戶 好了！現在什麼都解決了！從此你們用不着爭吵了！

二嫂 真的嗎？

屠戶 再也不會發生什麼麻煩了！

大嫂 那麼這間屋子究竟判給誰了？

二嫂 當然是判給王二了！

屠戶 不是。

大嫂 那麼一定是判給王大了！

屠戶 也不是。

大嫂 怎麼不是這屋子既沒有判給王二，當然判給王大。

屠戶 這間屋子現在歸我了！

大嫂 什麼！您不要說笑話吧？

屠戶 這不是笑話！

二嫂 孔大爺！您真會說笑話呢！

屠戶 我的確不是說笑話！我這裏有憑據！不但這間屋子歸我了！就是你們這兩邊的住房也歸給我了！

大嫂 您怎麼啦，孔大爺？您怎麼今天這樣愛說笑話？

屠戶 笑話？誰有這些閒工夫同你們說笑話？這裏有憑據！你們瞧！

（屠戶正言厲色把包袱打開，拿出字據來給她們看。）

二嫂 您不是知道我們不識字嗎？

大嫂 這真太奇怪了！我們的房子，怎麼會歸給您了呢？這……這簡直……

屠戶 現在用不着多說了！你們趕快搬走吧！

二嫂 什麼！您叫我們搬走？

屠戶 對了，叫你們搬出去。

大嫂 您憑什麼要我們搬出去？

屠戶 你們這房子整個的押給我了！

二嫂 誰押給您的？

屠戶 王大王二押給我的！

二嫂 那麼等他們回來再說！

大嫂 對了，等他們回來再說！

屠戶 他們不回來！他們逃走了！

二嫂 逃走了？

屠戶 逃走了，因為衙門裏要逮他們！

大嫂 孔大爺！您真是越說越奇怪了！

屠戶 沒有什麼奇怪，我乾脆對你們說罷：你們趕快替我搬走！

二嫂 我不搬！

大嫂 我也不搬！

屠戶 好，回頭我叫巡警來，看你們搬不搬？哼！

（屠戶下。）

二嫂 真糟糕！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大嫂 我看這老頭兒一定又在搗什麼鬼！真奇怪？怎麼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二嫂 我想我馬上進城去一趟，看看他哥兒倆究竟怎麼一回事？

大嫂 也好。

二嫂 可是你在家裏看着，千萬不要讓孔老頭兒佔咱們的房！
大嫂 可是你得快回來！

(王二嫂正要下時，王大王二很狠狠的憂愁的同上。)

二嫂 你們回來了！

王二 回來了！

大嫂 怎麼才回來？

王大 這就不用提了！咳！

二嫂 衙門裏究竟怎樣判的？

王二 壓根兒就沒有到衙門裏去！

二嫂 呀？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二 唉！這事都怪我不好！

王大 二弟！不能怪你，都是我這個做大哥的不對！

王二 不，大哥！這不能怪你，只怪我不該相信孔老頭兒的話！那個老渾蛋真把我害苦了！好毒的心！好辣的手段！大哥！你能饒恕我嗎？（幾乎流下淚來）

王大 二弟！你不要說這些吧！你越說我心裏越難受！千怪萬怪，只怪我這個做大哥的不應該和你爭鬧這間屋子！我也是上了那個老渾蛋的當！都是他在中間挑撥，挑撥咱們到衙門裏去打官司！你能饒恕我嗎，二弟？

大嫂 嘿！你們哥兒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大 我們都是上了那孔老頭兒的當！都是他串出來的圈套。他當着二弟的面，就說我怎麼長這麼短，說我要去告二弟；當着我的面，又說二弟怎麼長這麼短，把我們弟兄弄得誤會起來，結果他強迫我們把房子押給他了。

大嫂 哦！原來他是這樣一個人面獸心的老渾蛋呀！

二嫂 我們平常都把他當着好人，當着長輩看待，原來他是這樣一個壞傢伙。

大嫂 他說你們把所有的房子都押給他了？

王大 可不是嗎？唉！

二嫂 怎麼押給他的？

王二 這就不用提了！這老東西好毒辣的手段！他串通城裏的土棍，假裝縣衙門的巡警，來逮我們，這老東西就叫我們花錢運動，我們說沒有錢，他就強迫我們押房！你看這老東西的手段毒不毒？

二嫂 該死的東西！

大嫂 難怪那老東西剛才來逼我們騰房子呢！

王大 什麼！他已經來過嗎？

大嫂 他剛才來了，說是要我們搬家？

王二 叫我們搬家？

二嫂 可不是嗎？他這會兒去叫巡警來轟咱們了！

王二 大哥！這……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王大 不要緊！他來了，咱們揍他！

王二 可是他同巡警來呢？

王大 巡警倘若不講理，咱們連巡警一塊兒揍！

王二 對呀！揍他媽的老渾蛋！咱們一起都動手！

大嫂 他不是衙門裏很有勢力嗎？

王大 咱們不怕！反正鬧到這樣了！不要緊，儘管揍他！咱們附近這村裏吃他的悶虧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不要緊，儘管揍他！巡警不好，咱們揍巡警，反正咱們……

（屠戶上。）

屠戶 啊？你們都回來了？

王大 你來幹什麼？

王二 對了，你來幹什麼！

屠戶 怎麼？今天你們幹嗎這樣大的氣？

王大 氣哼！還沒有發出來呢！

王二 你說！你來幹什麼？

屠戶 你們還不知道嗎？

王大 別的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你是一個老渾蛋！

王二 你是一個大騙子！

大嫂 你是一個大流氓！

二嫂 你是一條大長蟲！

王大 不，他簡直是一個殺人不流血的屠戶！

屠戶 你們罵够了沒有？

王大 罵够了？！還早着啦！

屠戶 你們全替我滾出去！現在這是我的房子！

王大 是你的房子？

屠戶 是我的房子！你們趕快滾出去！不然，我馬上去叫巡警！

王大 去叫巡警？我們現在才不怕這套啦！哪！從前我們以為你是我們的老前輩，以為你是頂好的好，所以我們遇事就請教你，尊敬你，服從你，沒有想到原來你是一個人面獸心的老渾蛋！

(衆勢兇猛的圍着孔屠戶，他見事不佳想跑出去，可是去路已被王二截斷了。)

屠戶 你們究竟要幹什麼？

王二 揍你！

王大 揍他媽的老渾蛋！

(王大舉拳向屠戶胸口打去，屠戶即時倒地，第二拳還未下去，只見屠戶滿臉死像，口沫外噴，衆人大驚。)

王二 這老東西怎麼啦？

二嫂 噯呀！

大嫂 糟糕！怎麼你一拳頭就把他打死了？

王大 真的死了嗎？

大嫂 可不是死了嗎？你來瞧！

(王大將屠戶翻了兩個轉身，其體態恰像死尸。)

王二 這老東西真經不起揍，怎麼一拳頭就死了！

王大 打死了就打死了！他還不該死嗎？

大嫂 可是打死人要抵命啦？

王大 抵命就抵命！

王二 不要緊，要抵命我去！

王大 像他這樣的一個渾蛋，這樣一拳頭把他揍死，還是便宜他了呢！

二嫂 咱們乘這人不知鬼不曉的時候，趕緊把他扔到後面井裏去吧？

大嫂 對了，這倒是一個頂好的辦法了！

王大 不，把他的尸首送到衙門裏去！叫大家知道這個渾蛋已經給我們打死了！

大嫂 送到衙門裏去不要抵命嗎？

王大 抵命就抵命！好漢做事好漢當！

王二 把他扔到後面井裏去也行！讓我來拉！

（王二把屠戶的左脚拿起來，屠戶的右脚自動起來了，王二極詫異，撒開手往後退。）

王二 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大 怎麼啦？

王二 我還沒有拿他的左腿，他的右腿自個兒就動起來了！

二嫂 不要是鬧鬼吧？

大嫂 鬧鬼我可怕！

王大 鬧什麼鬼！沒有的事！讓咱們倆來擡！

（王大王二走過去把屠戶的頭擡起來，又跌下去。這樣三翻數次，才把屠戶豎立起來，這時屠戶的眼珠往上亂翻，做了一個『鬼臉』，嚇得大家噁呀一聲，王大的手脚一軟，屠戶又倒在地下！衆人口裏只是亂叫『鬼來了！鬼來了！鬼真來了！』這時忽聽門外有人說道：『一定在這裏！孔大爺在裏面嗎？』於是王大王二夫婦都慌慌張張的跑入右門裏去了。屠戶見他們都走了！急忙從地下爬起來，像賊似的取了包袱，正要往外跑去，吳賴小七領着巡長進來截住他的去路。）

屠戶 我沒有想到你們會來！這兒！這好極了！我差不多被他們打死了！請你把他們逮到衙門裏去！

巡長 我們也沒有料到你在這裏！這好極了！

小七 弄得我們到處找您孔大爺！

吳賴 好容易才把您找到！

屠戶 謝謝你們。這也是我老孔命該不死！你們都是我的救命恩人！現在別的都不用提，請你們

趕快幫忙我把王大王二細到衙門裏去來！他們都躲在這裏面！

（屠戶正拉着巡長往右門去，王大王二及他們的媳婦却從裏面出來了。）

王大 哦？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他沒有死？

屠戶 死？！沒有這麼容易的事！我老孔在地面上混了五十多年，什麼把戲我都要過，還會上你

們這些孩子的當嗎？來，巡長，請你馬上把他們細到衙門裏去！

巡長 爲什麼要把他們細到衙門裏去？

屠戶 因爲他們圖財害命！

巡長 你有證據嗎？

屠戶 當然有證據！證據就在這裏！

(屠戶忙從包袱裏取出兩張字據示巡長。)

屠戶 你瞧，這是他們親手畫的押！他們剛才想把我打死，好把這兩張字據毀了！

王大 沒有的事！我們不想毀掉他的字據！我們恨他！我們想打死他！

巡長 你們少開口！

(巡長把字據拿過來交給王大。)

屠戶 嘿！你怎麼交給他們？

(巡長又從屠戶手裏把包袱奪過來。)

屠戶 嘿！巡長！你怎麼啦？

巡長 我不怎麼？我這裏有一張拘票請你看看！

(巡長把拘票交給屠戶，屠戶看了大驚。)

屠戶 豈有此理！怎麼衙門裏要逮我？小七！吳賴！你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

小七 孔大爺，難道您自己還不明白嗎？

吳賴 對了，您自己總該明白吧？您知道您這一輩子幹了多少缺德的事情？

屠戶 我？

小七 乾脆告訴你說吧：現在有兩千多人聯名到衙門裏告你！

屠戶 告我。

小七 不告你告誰？

屠戶 告我什麼？

小七 告你是個剝削平民的屠戶！

屠戶 哦！

小七 現在兩千多人都都在衙門裏等着你！說不定要槍斃你！

巡長 走吧！走吧！大夥兒都在衙門裏候着你啦！

屠戶 你配嗎？叫我走？你是什麼東西？

巡長 來！小七吳賴幫忙我把這個東西紮起來！

（巡長從袋內取出繩子，把屠戶的手紮了起來！屠戶初則反抗，繼則大罵「你們這些王

八蛋！」）

吳賴 孔大爺！您這會兒很好受吧？

小七 停會兒到衙門裏去更好受呢！

吳賴 您這會兒還要逼着我賣老婆麼？

小七 孔大爺！您這會兒還偷不偷我的花生仁？

王大 你這會兒還強迫我們哥兒倆押房嗎？還挑撥我們哥兒倆打官司嗎？

巡長 走！

屠戶 走就走！看看我犯了些什麼罪！

巡長 你的罪狀都在你這個包袱裏！

（衆人前呼後擁的把屠戶推了出去，閉幕。）

（全劇完）